

YANG ZI JYANG YAO LAN QU

马宁 著

扬子江
摇篮曲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扬子江摇篮曲

马 宁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扬子江摇篮曲

马宁著

-
-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 印刷者 北京通县印刷厂
-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 字数 105千字 5印张
- 版次 1991年8月第1版
- 印次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 印数 1—1,100册
- 书号 ISBN 7-80074-419-1/I·206
- 定价 2.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人公“大刀会”为报家仇，投身抗日。在抗日的几年中逐渐摆脱狭隘、蒙昧，终于参加了革命，最终为国捐躯。作品以真实史料反映了皖南事变中国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以浑厚的语言讴歌了广大中国人民爱乡爱土、淳朴勇敢的美德。故事生动而富有乡土气息。

离开开遍红色杜鹃花的丛山不远，越过田野，有个小村庄，这小村庄位在一座突出平地大约两米的山岗上。住宅区旁边就是刚长了新叶的林丛。几枝绿竹单独地长在一起，绿得像一角蔚蓝的天空。一只冠顶红红的白色的大公鸡正跳到一枝弯竹的枝上，鼓翅高叫着；而那善良的母鸡则携带着才出窝不久的幼雏，来到竹根底下，“咯咯”地教训着它的幼儿们找寻食物。

在这小山岗的右边，有一个死水池塘，池塘边是一个小庙宇。这时，小庙宇的门正开着，不见了神像，但见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上面绘着凶恶的日本强盗用刺刀挑起一个婴儿，殷红的血流遍大地。在这幅画下面，那小小的厅里，有几个武装的青年埋着头，靠着神案工作着。几支亮油油的“三八”式日本步枪，挂在墙壁上，那是从日本兵手里落到了中国兵手里来的胜利品。现在它们安静地在墙壁上静默着，好像正在回忆着什么……在这里只有那笔尖和纸面接吻的声音，在空气里沉没下去……

突然地出现了一个矮个子。他走上了台阶又退了下来，站在那里不动。在厅里办公的青年们没有一个为他抬起头来，矮个子一只手摸着额角，歪着头注视着那些工作着的青年们。他从他们那很久不上油的头发直看到那壁上的枪，于是瞳孔不动了，直呆呆地饱看一顿。他决心再试一次看，于最大胆地步上台阶，把头探进门内，看看。工作着的青年们

还是不注意他，让他站在那里。他只好把那些枪多看一回，于是瞳孔又不动了，他又好好地饱看了一次。

一位青年偶然地从纸面上斜过眼来看到了他，这位矮个子的面貌即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摸过一张白纸，给他一个速写：首先是那两个特异的眼睛只须两笔的功夫，就画得非常之相像了，这两个眼睛是眼梢斜上，眉毛弯曲，黑得就像炭。真是公猪一样的眼睛。鼻翼又粗又圆，两个鼻孔几乎平长到鼻翼上面来。一张嘴真是又粗又大，就大得面部下面只看见那张嘴。下唇和下巴几乎挤在一块，就像是沒有下巴。有两个月不曾剪头发吧，也许是半年没有洗过头吧，那头发上面有那么多的白头灰。他的一只手搁在胸脯上，另一只手正抓着自己的耳朵，耳朵像两扇打开的门。他的手指头是短短的，满是胼胝，就像松树皮。那位青年叹了一口气，就站起来离开了桌子，那矮个子这才慌了，连忙倒退一步，退得太快，一脚落了空，于是仆倒在台阶上面了。大家这才留意起他来了。便一齐放下工作，挤到门口来。其中一位问道：

——敌人叫你来看我们，要回去报告的吗？

那个矮个子连忙爬起身来，把他的赤脚在台阶上顿一頓，拍拍掌上的泥灰，哈哈地笑着，竟是一句话也不说。

——他装傻瓜哩！

于是那矮个子的笑声停止了，把两脚站稳，两手撑着腰，就像要准备迎击似的。

——你要打架吗？

——我是来打仗的！

终于，那矮个子回答了。

——乡下佬，你要来打仗吗？真是……

——我要来打仗的，打仗呀！

——谁介绍你来的呢？

——我自己来的呀！我听过宣传了。你们新四军同志到过我家，妈妈看错了人，还以为是城里警察老爷来抓人了，吓得，吓得……吓昏了……

——哦，原来你听过了宣传。你同意打日本鬼子的吧？

——当然啦，不打日本鬼子就要活不成了，你们抗日我也有份儿的吧？乡下佬也知道要打日本鬼子呀！不打鬼子过不得活呀，是不是？

——喂，你要对我们演说吗？说得这大半天。索性就请你里头坐吧！

于是他们让他坐在椅子上。矮个子又满高兴地说下去了：

——日本鬼子来了就要抢。人们都说的。猪呀鸡呀都要没有剩下的了。妈妈只养着一只小猪，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妈妈害怕日本鬼子来，妈妈说小猪又不听话，就没有地方好藏了，于是猪就没有剩下。没有了猪我们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妈妈一想起日本鬼子要来就哭了。我就决心要来打仗了。我们的猪不能让日本鬼子要去杀了的，那会害得妈妈的心都碎了。妈妈的心碎了，妈妈就活不成了。我就决心要来打仗了。横竖家里没得好吃的，我样样都做不通。我加入过大刀会，我还会画符哩。我们的符是很灵的。

——哈哈！演说家啦；还是大刀会哩，又是张天师啦！这真是一个宝贝啦！

矮个子顾不得人家嘲笑，他的心里念头多得很，要说的话真不知有多少，可是乱麻麻，简直没有头绪。他就乱说

着。然而，他的眼睛又注意到墙壁上了，他对着那张宣传画叫道：

——我认得的——虽然我不会画画——但我也会画符的。我们大刀会里的人很多都会这一套的。这是日本鬼子在杀人，我一见就认出的。要是他们到了我的家里，我们是没有小娃娃的，我们只有那小猪，于是他们就对准小猪刺过去，也就这样举着——你们应该照样多画一张这样刺刀举着小猪的。有的人家没有小娃娃，但小猪是到处有的。

——好宝贵的意见呀！画符的先生！我想你的意见很不错，如果我们再画一张刺刀举着大公鸡的也一定不会错吧？因为大公鸡也是到处都有的。

这一来，矮个子的话更多了，他抢着叫道：

——要是把大公鸡都送了终，我是没什么的，我真他妈的恨着大公鸡。我在竹匠店里做过小徒弟，那位老板娘没有老板好，她养着两只大公鸡，她就把鸡房设在我们睡觉的窗口，他妈的，我就是睡在那窗边的。天没有亮，它就要“喔喔”地叫，它要叫到你耳朵发痒，心里发热，头上长刺，床上起火。大公鸡叫还不要紧，怪的就是他妈的那只会说话的老母鸡，她就在她的房里捶着床板儿，大叫道：“你们懒虫呀！你们这些贱骨头呀！大公鸡都醒了！你们这般贪睡的死猪呀，还不起来烧火煮饭做工！”真的，大公鸡就只和我们作对！大公鸡是该死的汉奸。我就只恨着大公鸡。我的妈妈知道我讨厌大公鸡，她就没有养着大公鸡。大公鸡是汉奸，没有好心肠。人家整夜做工做得累死了，床才睡得热了，腰骨才有点暖，这时它就“喔喔”地叫，它要叫到你耳朵发痒，心里发热，头上长刺，床上起火……

——停着吧！——其中一位青年叫道。——往下的让我来说：“怪的就是他妈的那只会说话的老母鸡，她就在她的房里捶着床板儿，大叫道：‘你们懒虫呀！你们这些贱骨头呀！大公鸡都醒了！’……”这没有记错的吧？——他说完就哈哈地笑起来，引得那矮个子也快乐得哈哈地笑了。于是大家一齐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矮个子心绪乱得很，他又看住墙壁上的枪了。那些枪亮油油的在逗他说话，他就站起来，指着那些枪，叫道：

——我是来打仗的。我要有自己的一枝枪。我会打得好的。打完仗我就回家里看妈妈去。妈妈可怜啊，妈妈只有一只小猪做伴。

一个勤务员从大门口探进头来问道：

——中饭几个人？有客人吗？——他看见了那个矮个子，——对的，来了一个老百姓吧？

——自己人照旧，没有出差的，多添一个客饭。

那勤务员仔细地把矮个子端详了一回，在一张纸里用铅笔做了记号，转身就走。矮个子看了他走去，很高兴地叫道：

——我料到你们这里有小个子的，他不是也只有十几岁的吧？他当过兵，我自然也当过兵的。我加入过大刀会，我还会画符的。我们的符是平安符，贴身带一份儿，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炮也要打歪的。本来头儿不肯教我画符的，我就拿着他妈的那支比山还重的毛笔，就照着他画的描了几天，描得指头出汗，描得天黑地暗，我把描好的符拿给头儿看，我说：“你不教我，别人就教我了！”头儿不相信。我就取出他画的符对着我描的符给他看，他竟分不出那张是他自己画的

了！哈哈！

——从此，我们都不怕日本强盗的子弹打过来了，好宝贝！你的本事比我们叶军长还大！我们的军长去德国埋头研究了十几年的军事知识，可是他却保不得他的部下不牺牲。好吧！我们请你吃过中饭就送你去政治部吧，我们这里是宣传部，是政治部管的。

——我将来可以见军长吗？我要见他的。我要画符送给他。我们大刀会还有咒语的，打仗的时候念着这咒语，就准准打胜仗。可惜我的记性不好，我总念不全的。但符我总学会了。我把这本事带来了。我是来打仗的，我是决心来打仗的。我会画符的，在大刀会里会画符的人是顶了不起的。

二

矮个子给送到政治部的总务处去了。总务处长是江西老表，一见了矮个子就喜欢他的一双手，把他的手拉过来，教他坐在用肥皂箱做的椅子上。

——你这是一双好手。你干过好多事情的吧，吃过很多的苦吧？

不知何时，总务处就挤得人儿满满的。厨房里的，马房里的，所有的小勤务员都闻风而来了。大家都围着矮个子，只是看住他的一副怪相，但并没有说他坏话的。

而矮个子呢，兴奋得说不出话儿，差些什么都忘了。好在总务处长没有忘记他，他拿了一张表，对着矮个子说道：

——你上过学没有？你可以填表吗？

矮个子听了这话，简直头都昏了。终于壮着胆叫道：

——我们是做粗活的，笔杆儿不是我们用的，但我加入过大刀会，我学会了画符，我单会画符。我们的符是平安符，贴身带一份儿，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炮也要打歪的……

——呵哈哈！

所有在场的小勤务员们都笑起来了。

——你们且不要笑他，——总务处长叫道，——谁来替他填表？

一位小勤务员从人堆里挤了出来，他叫道：

——我来替他。从前人家替我记，现在我替人家记。

——于是他转向矮个子道——你的姓名呢？是本地人吗？

矮个子的眼睛变成黑色一片了，他看见了的都是黑色的一片。那个小勤务员突然就像一座山，紧紧地压在他的头上。

——喂！你没有姓名的吗？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呢？

——他准是头昏了，他忘记了哩！

——他说会画符的，他有迷信观念哩！

——他一定可以参加演剧小组的，俱乐部里的小公演准要他加入。

——我料定他一上台，人家就要笑倒的！

总务处长这就发火了。他叫道：

——散开！你们都回去工作！

于是大家恋恋不舍地散开，只剩下那位要替他填表的小勤务员还睁大眼睛盯着矮个子。矮个子这才有点清醒了：

——我加入过大刀会，我会画符的！

——我问你的姓名哩！——那小勤务员提醒道。

——我说过我加入过大刀会的，我是来打仗的，你记着吧：我还会画符的。

——他口口声声大刀会。——总务处长插嘴道。——他就叫“大刀会”吧。这个名儿也很好。我们这里并不一定要他妈的什么姓名，就叫他大刀会好了。

小勤务员就抓着笔，在纸上的姓名格内写下了矮个子的姓名：“大刀会”。

矮个子于是叫道：

——他妈的，乡里人总是随他高兴怎么叫就怎么叫，我的名儿是不定的。在这里我应当叫什么名呢？

——你叫大刀会。——小勤务员叫道。——给你写下了，你的姓名是大刀会，你没有反对的意见吧？大刀会这个名儿还很漂亮的，要是我没有名字，我也要叫大刀会的。从前方来的报纸，就也常有大刀会的消息的。大刀会是英雄们的组织，他们用梭镖参加打鬼子。日本鬼子也怕大刀会的。

——自然怕的。——于是那位被叫做大刀会的答道。——大刀会的人是不怕死的。大家贴身带着一张符，就是鬼子的大炮也要打歪的。

——我告诉你，我名叫阿强，人家都叫我阿强。但是同志们有时要叫我小鬼的。

于是阿强又替大刀会写下了，他的特长是：“会画符。”

于是总务处长就告诉阿强道：

——小虫儿明天调到教导队去受训练，他近来进步得很快。他应当去受训练。大刀会就顶了他的缺，看那只黑驴子

好了。——喂，大刀会！你喜欢看黑驴子吗？我们有一个大马房，有一只黑驴子交给你看，这只黑驴子是公用的，你要养得好好的，将来还会叫你做别的事情的。

阿强就兜着大刀会说道：

——我也是在马房里工作的，我是马房里的学习组长。我们除了养马，还要学习的。

听说是叫他到马房里去工作，大刀会可就心动了。

——先叫我看黑驴子，好货！骑着黑驴子去打仗！我是决心来打仗的，我还会画符的，我们大刀会里会画符的人是顶能干的。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军长呢？

——你有意见要报告吗？——阿强问道。——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见他。军长不是大老爷，白天军长你也可以见的。现在看黑驴子去吧。到我们马伕班去吧！

——我会画符的——大刀会说道。——我们大刀会里会画符的是顶出色的。我要见军长，我是决心来打仗的。

——且慢！——总务处长叫道。——大刀会同志！你带了什么东西来的吗？

大刀会呆住了。他答不出话。阿强就兜着他的手，提醒道：

——问你呢，你带了什么东西吗？

大刀会这才会意了。他就用左手摸着自己右手的袖管儿，又用右手摸着自己左手的袖管儿，把左边袖管下面的一个吐出破布片的裂开的破补绽塞进去，用两只黑粗粗的短而厚的脚掌出力的蹈一蹈，摇得那右边的卷起来的裤管儿竟垂直下来了。他满意地拍拍着手，就没有说话了。这才使人注意到他穿的东西了。因为在这里，这些兵们是不喜欢留意

人家的服饰的。他们哪一个不是做粗出身的人呢？

——那么，你是什么东西也没带了？是吗？——总务处长把大刀会拉到身边去，仍然叫他坐在那只肥皂箱上。他还抚摸着他的硬直的头发，就像他是一只猫儿似的。

大刀会就约略地动一动，把那倾斜的眼梢倒过来，直瞪着总务处长；终于，他突地站起来，正色地说道：

——我是穷光蛋。我样样都干过，但样样不得意。可是我学会画符，我还会替大家画符的，我是决心来打仗的。我不带东西，不要怪我不懂事，实在是连吃的都艰难的。妈妈只有一只小猪。妈妈怪可怜的。我带了画符的本事来了，我并不完全是空手。我……

——止住吧。——阿强告诉他。——处长不是要你送东西的，他是问你自己用的东西。

——一切我都明白了。他要用的一切就叫保管科长给他一份。但是——总务处长朝着大刀会说——你会打草鞋吗？草鞋是战士们自己打的。以后如果有慰劳品你也可以得一份。人家有份，你也有份的。你记着吧，人家怎么样过活，你也就怎么样过活。这里没有谁敢看你不起的。有谁敢对你不好，你就报告马伏班班长，他会告诉我的。你有意见，可以在生活检讨会里提出来讨论，你自己不会写报告，但可以请阿强替你写。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总不要留下半句话。闷在心里的事都不好的。一切都要公开。你记着吧，你往后自己会明白的。你先到马伏房去吧，明天就开始看你的黑驴子去。东西晚上叫人送来给你。我要批准把这个月的生活费先交给你受用，你可以去合作社买一支牙刷来；人的牙齿要保持清洁的，你知道吗？

大刀会听得满高兴，半知半晓地点头。不禁乐得裂开了那只大嘴巴，人家这才看见了他那一副歪斜不雅的黄牙齿。他像一个哑巴似的，喉头里“唔哦”地叫着，乐得眼角里落下一滴眼泪来，连忙侧过头，朝着大门走出去了。

三

晚上，点过名，马伕们都挤在马伕班的宿舍里了。

但是这马伕班的宿舍在大刀会看来，简直是懒虫们住的。这只是从前老百姓们用来放置禾草的草坪而已。上面是禾草的顶盖，有的显然是因为漏水的原故新补缀上去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把它结扎得整齐些，要是大风一刮，大刀会保险它们要四散飞走。再则，四面的围墙既不是木板儿，也不是竹片儿，而是用稻草绳子打的田字格，垂着一束一束的禾草而已，不能保险风吹不进来。在大刀会看来，这在地面上铺着的一排禾草铺，就是猪也不高兴住的哩！但只有一点使大刀会稍为平气一点儿，就是七个人的铺位是齐齐整整的一排儿，每人一条黑呢毡子，很齐整的折放着。但还有一点也实在是使他不服气，这些马伕挂了一张黑板儿，准准地在坪中间的竹柱上挂着，上面写着粉笔字，那些字不识相之至，大刀会一看住它们，它们就都跳跃起来，使大刀会的眼睛乱麻麻的。但是低下头来看看自己领的一份东西，心里却觉得有些热烘烘。一床黑呢毡子，七成新，一套军服，全新，一双绑腿，不曾落过水，一条皮带，是真正的皮货，虽然它的皮

面有些皱折。总之，他是决心来打仗的，虽然有了黑驴子，但还差一点儿，为什么没有那亮油油的枪呢？穿着军服不带枪，哼！算不了什么。

他尽是胡思乱想着。而他们呢，那些马伕们和他细谈一会儿之后就围着一盏茶油灯，大家匍伏在那张用老百姓的破风柜的板儿钉成的所谓读书桌上用功夫。他们有的念念有声，有的却静静地握着一支铅笔在写什么。对了！他们也发给他一支铅笔和一本簿子，还有二块半钱哩，这早已放在自己的袋里了。掏出来看看，铅笔也许有用处，或者也可以画符吧。但是除了画符，也实在没有意思。做粗的人学老爷先生们呢呢喃喃地读书有什么用。你口里呢呢喃喃，你没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你还是要忍气吞声，不得不低头。

他们用功去吧。大刀会心里想出去走一走，实在觉得有些闷了。他就决心再去看看他的黑驴子去了。

他走到外面，只转一个弯儿，马房就在那儿。

这马房只靠墙的一边算是有遮挡，就在那儿墙上钉了喂马的槽儿。他摸到那儿，鼻孔里已经嗅惯了那臭味儿了。马尿实在难闻，但刚才已经闻过了。他刚才受过指点来这里看过自己的黑驴子。他就摸到墙边去，站在墙边去摸，摸过第二只，准准的第三只就是黑驴子。他摸着它的耳朵，它给他摸着。把头挤到墙边来，直至那槽儿顶住了它的胸。他高兴起来，在没有星光的黑夜中，他竟认出了这是他的黑驴子，黑得就像全世界就只是他的一只黑驴子，黑驴子就是全世界了。他心里总觉得热烘烘，就索性爬过墙去，从黑驴子的头上跨过去，伏在它的背上，把耳朵靠在它的身上，他听到它腹内的空气震动的声音哩。但是，当他不慎伸

手去摸到它的屁股时，那黑驴子就跳跃起来，于是别的马也跟着跳跃了，整个世界都跳跃起来了，他险些就给黑驴子掀落在地上，他出了一把汗，死劲儿地伏在它的背上，用手用脚拚尽力气地夹住它，好容易才使它驯服了。“你慢些吧！我往后要教训你哩；明天你就是我的份儿了。”于是他赶快离开了它，跃过墙头。他回过头去，叫道：

——妈的！你是公驴子！我知道的；但我要使你贴伏得就像母驴子！我要你这样，你就得这样；你看吧！我将来要骑着你去见军长的！他们只会读书；但我会画符！别的马伕们一定不会画符的。我是从大刀会里来的哩！听着吧，黑驴子，我会画符哩！

于是他偷偷地溜进宿舍去，只见那七个头壳都挤在那个光圈里，那光圈就像一个桶儿似的，准准地都把那七个头儿装在里面了。于是他独个儿就倒卧在禾草铺上，用手掌盖着自己热烘烘的面颊，眼睛从指缝里观望着他们，他并不钦佩他们，相反地有点轻视他们。“当兵的只要会打仗，会画符。”但是他们都在读着写着。回过来看那黑板，那白粉笔写的什么鸟字又使得他眼睛乱麻麻，他就索性不看了。他闭上眼睛又想起妈妈来了，小猪也想起来了。于是心里热烘烘，好像内脏着了火，确实地热烘烘，就是脑壳里也着了火似的焚烧起来了，于是草铺也着火了，全个世界也着火了……

——喂！大刀会同志！你在想着什么啦！明天你也参加识字班吧！这样你就有得学习了，我们都在学习的。阿强可以特别教你的。

马伕班长，大刀会是把他的名儿忘了。高高的，瘦瘦